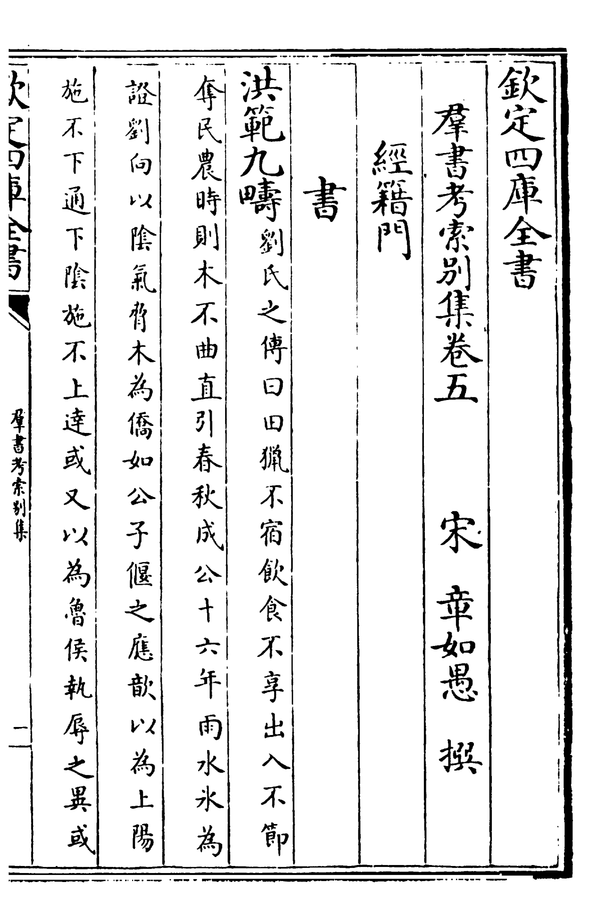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子部



羣書考索別集卷五　　宋　章如愚　撰

經籍門

書

洪範九疇 劉氏之傳曰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則木不曲直引春秋成公十六年雨水氷為證劉向以陰氣脅木為僑如公子偃之應歆以為上陽施不下通下陰施不上達或又以為魯侯執辱之異或

又以為中兵之象吾不知何者可信又曰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為妻則火不炎上引春秋戚公十四年八月御廪災為證向則曰夫人有淫行也歆則曰棄法度亡禮之應也仲舒則曰君臣俱猜也吾不知何從又以木不曲直則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常雨厥極惡能順之則其法為攸好德五行皆然是以五事上配五行下配五福六極不能當於庶徵又有厥咎眊厥罰常陰之說此其又惑矣思昔夫箕子之言九疇自

五行至於五福六極固不能無後先緩急之序首以五行者以天生五材闕一不可一日而無五行則人不能以自生何暇論五事八政五紀三德以至五福六極乎故曰鯀陻洪水汨陳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言九疇始於五行五行本於水火性失則五行汨亂五行之性失則九疇無序矣謂九疇以五行為重可也而謂九疇皆配合以五行則非也九疇之相配惟五事庶徵而已曰肅時雨若乂時暘若哲時燠若謀時寒若聖時

風若此以人事上配天時經則明言之矣其他皆無相配之理也五行之與五事亦自不相涉況及其他乎先儒以貌配木以言配金以視配火以聽配水以思配土漢儒之説然也非箕子之意也若出箕子之意則五行必先木以當貌次金以當言次水次火次土以當視聽思又必須庶徴謂謀肅乂哲聖之言今五行乃先水次火次木次金次土殊不與五事同序又無肅乂謀哲聖之言必欲配之者强配之也曾不思箕疇次八曰念用

庶徵謂之庶徵則直以為五事之證驗與他疇不同也若夫五行自五行八政自八政五紀自五紀三德自三德稽疑自稽疑何證驗之有乎茍以五行皇極五福六極皆合於五事則八政五紀三德稽疑亦可強合之乎知彼之不可而惟此之求戾箕子之意明矣近世蘇子知劉氏之失立論以非之是矣而其自為說則又以理五行資乎五事正五事賴乎皇極五行包羅九疇者也五事檢御五行者也皇極裁節五事者也此亦不可也

五行之用特急於九疇何以能包羅九疇乎五事之在人無與於五行何以能檢御五行乎皇極之道凡天下事皆吾歸之八政三德之類亦然豈惟裁節五事而已哉乃欲以一治三以三治九以九治五十以五十治百未見其可也且謂皇極之建凡九疇皆序亦可矣若皇極之不建吾不知木何以不曲直金何以不從草土何以不稼穡至於六極之中生而抱病謂之疾狀貌醜陋謂之惡勢力孤寡謂之弱此皆出於天命非人之所能

為也今以皇極不建五事不當五行不順乃使人疾使人惡使人弱有是理乎蘓子之論正與五行傳辯而未免五行傳惑之也誠使劉氏之傳舉而焚之不為後儒惑則九疇之義昭昭矣

五行相生陽變陰合初生水火水火氣也流動閃鑠其體尚虛其成形尤未定次生木金則確然有定形矣水火初是自生木金則資於土五金之屬皆從土中旋生出文公語錄

陰陽在五行中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只說五行而不言陰陽者蓋人須是五行方做得成然陰陽便是五行中所以周子云五行一陰陽也舍五行無別討陰陽處同前

虛明虛暗之理火中虛暗則離中之陰也水中虛明則坎中之陽也同前

錯綜相生水陰根陽火陽根陰錯綜而生其端是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到得運行處便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又生水水又生木循環

相生又如甲乙丙丁戊已庚辛壬癸都是這陰陽事同前

土旺四季之義土寄旺於四季每季皆十八日是土四个十八日計七十二日其他四行分四時亦各得七十二日五个七十二日共湊成三百六十日也同前

陰陽生五行四時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水陰盛故居右火陽盛故居左木陽穉故次火金陰穉故次水土冲氣故居中而水火之交係乎上陰根陽陽根陰也

水而木木而火火而土土而金金而復水如環無端五

氣布而四時行也太極圖

天地氣質之說五行者質具於地而氣行於天者也以質語其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而水木陽也火金陰也以氣語其行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而木火陽也金水陰也又統而言之則氣陽而質陰也又錯而言之則動陽而靜陰也同前

五行分合之理陰陽之為五行有分而言者如木火陽而金水陰也有合而言之者如木之甲火之丙土之戊

金之庚水之壬皆陽而乙丁己辛癸皆陰也　文公文集

洪範始終貫皇極洪範一篇首尾都是歸從皇極上去葢人君以一身為至極之標準最是不易又須斂是五福所以聚斂五福以為建極之本又須是敬五事順五行厚八政協五紀以結裹个皇極又須乂三德使事物之接剛柔之辨須區處教合宜稽疑便是考之於神庶徵是驗之於天五福是體之於人這下許多是維持這皇極　語錄

人君端本示儀之理五皇極只是説人君之身端本示儀於上使天下之人則而效之聖人固不可及然約天下而使之歸於正者如皇則受之則錫之福也所謂遵王之義遵王之道者天下之所取法也人君端本豈有他哉修於己而已一五行是發源處二五事是總持處八政則治民事五紀則協天運也六三德則施為之樽節處七稽疑則人事已至而神明其德處庶徵則天時之證驗也五福六極則人事之證驗也其本則在人君

之心其責亦甚重矣皇極非說大中之道若說大中則皇極都了五行五事等皆無歸着處同前

人君為治之心法問皇極曰此是人君為治之心法如周禮一書只是个八政而已

中不可以訓極至如北極之極屋極之極皇極之極民極之極諸篇雖有解為中者蓋以此物之極常在此物之中非指極字而訓之以中也極者至極而已以有形者言之則其四方八面合湊將来到此築底更無去處

從此推出四方八面都無向背一切停均故謂之極耳後人以其居中而能應四方故指其處而以中言之非以其義為可訓中也文公文集

極者標準之義若皇極之極民極之極乃為標準之意猶曰立於此而示於彼使其有所向望而取正焉耳非以其中而命之也同前

後人訓極為中非是大傳洪範詩禮皆言極而已未嘗謂極為中也先儒以此極處嘗在物之中央而為四方

之所面內而取正故因以中釋之蓋亦未為甚失而後人遂直以極為中則又不識先儒之本意矣同前

窮極極至之義皇極如以為民極標準立於此四方皆面內而取法皇謂君太極如屋極陰陽造化之總會樞紐極之為義窮極極至以上更無去處語録

極不可以訓中人君建極如个標凖如東方望也如此西方望也如此南方望也如此北方望也如此莫不取則於此如周禮以為民極詩維民之極四方之極都是

此意中固在其閒而極不可以訓中同前

君奭之書名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名公不悅周公作君奭此孔氏說也司馬遷作史記燕世家亦曰成王幼周公攝政因踐阼名公疑之乃作君奭未知所以不悅而疑之者何哉孔穎逵曰周公既攝王政不宜復列於臣職是以名公不悅周公留也王氏曰襲文武至治之後則難為繼成王非有過人之聰明則易以壞以易壞之資任難繼之事此名公於親政之始有不

悅也蘓氏曰成王既復政而詩謂周公不歸故也如王氏之說則是召公以成王聰明不足難與有為豈聖賢之意乎如孔氏蘓氏之說則是周公不知以禮進退反使召公有疑也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學經之弊正坐於此拘辭失意豈惟詩而已君奭之書學者惟見序有召公不悅之言書有汝有合哉之語則皆以為召公疑周公名公聖人之徒也不疑周公於四國流言之際而疑周公於復辟

之後有是理邪然則召公之不悅者非爲周公自有所不悅也成王能自爲政召公之年已老矣而復尊以師保之任方功成身退之時而加以尊重之寄雖成王之所眷注周室之所倚賴爵位日隆任責日重非召公所樂也况召公已封於燕身留相周而不得優游於國不說之旨葢謂此爾是以周公勤勤作書以留之葢不以寵利居成功者人臣去就之際忘身徇國愛君不忍去者大臣終始之義召公之欲告老雖得去就之節未可

為忘身愛君之義此君奭之書所為作也始則曰周雖受天命而天命不可知昔者商有天下賢臣若伊尹伊陟巫咸之徒皆始終盡忠不去王室故謂之率惟兹有陳保乂有殷是以多歴年所也至周文武之時虢叔閎夭之徒既昭文王於前又昭武王於後亦如商之世臣也今予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之時不可以位尊重不樂留此而異前世之臣也故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謂老成之德若不降意少留則不能致鳳鳥之

瑞矣既又告之曰前人命汝作民極使汝明朂偶王其敢忘之乎及其終又曰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祗若茲往敬用治言汝惟知民德不可徒盡臣節於初而不能成其終宜敬汝之治職而後可也深考一篇之義無非周公以大義留召公釋其不悅之意欲與同濟成王時周公自以為成文王之功于不怠雖海隅出日之地皆率俾之豈容召公告去乎觀此則君奭之書為留召公而作非召公不悅周公可知矣知此理則

一篇之義昭然若謂召公以周公當去職則耇造德不降之言乃周公自謂也可乎至於命汝作民極惟其終之言何謂耶故曰名公自有所不悅爾非為周公也其後周公沒召公相成王至康王即位嘗為太保承介圭以授王則召公終老於王室雖有燕之封而終不得就國與周公之魯國也豈非以周公之旨不可忘耶嗚呼君奭之書大臣愛君之義盡矣

穆王三書 嘗謂夫子定書自周成康之後獨存穆王作

君牙伯冏吕刑三書使後世觀者知其用人與其訓刑之際如是明審可知穆王之為人不墜文武成康之風烈矣及觀韓退之作徐偃王遺碑乃曰偃王凡君國子民待四方一出於仁義時周穆王無道意不在天下得八龍騎之西遊宴王母于瑶池歌謡忘歸四方諸侯之争辨者無所質正咸賓祭於徐執三帛二生之物于徐之庭者三十六國穆王方且復命造父御長驅而歸伐徐偃王北走嗚呼如退之說則夫子所存穆王三書可

以靡而無傳究其所以乃退之恃才矜智輕信異端詭說厚誣穆王也

夫乘八駿而宴王母出於列子謂西極之化人請穆王同遊王執化人之袪騰上乎中天既而王悅不恤國事肆意遠遊乃至巨蒐氏之國又升崑崙之邱以至於瑶池此但列子假托謬悠之言以神其神仙之術與謂黃帝不親政事夢想華胥之事同莊列寓言大槪譎怪如此後左氏不察乃因其說曰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有車轍馬迹焉妄者又作穆天子

傳以廣孟浪之說此退之所為據也夫以列子謂穆王好神仙不恤國事為可信則黃帝不親政事亦可信耶以穆王宴瑶池為可信則黃帝至華胥國亦可信耶退之名為信吾道排異端者也而反溺於異端不已陋乎且其言謂偃王能行仁義愈非也周室在上偃王誠知仁義者則豈敢斷諸侯之爭辯受三十六國玉帛之贄乎信一誣怪之說而戾夫子定書之旨立徐偃之偽名誣周王以大惡退之一碑之失百世不能贖也今觀穆

王三書其命君牙爲大司徒則自謂守文武成康之緒其心憂危若蹈虎尾涉春氷必賴股肱心膂爲之翼也其命伯冏爲大僕正則自謂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至有僕臣諛厥后自聖之言非惟見其任伯冏君牙之得人且知其惕躬畏咎也其命呂侯以刑也則歴告以謹刑罰恤非辜雖當耄年而其心未嘗不在民反謂之意不在天下何耶使穆王作三書皆無實之言所任之人亦不當則夫子不取之也夫子存其書則君牙

伯冏吕侯非妄人穆王非不恤國事之主明矣當是之時君臣如此而謂徐子僭王已謬況又受諸侯之贄乎今之世儒有讀伯冏為大僕正則曰穆王好馬故也讀吕刑王享國百年耄荒則曰老而荒怠故好遊也葢列子之說傳為左氏以及於韓子信韓子之說必至於此也據書曰王享國百年耄荒言時已老矣年雖老而猶荒度作刑以誥四方正見其不怠也荒度之義與禹荒度土功同若果既耄荒何暇訓夏贖刑乎予病世人

聞聲覘影毀譽失真至有無兄盜嫂無妻撾婦翁之謬街談巷議不足恤而韓子亦信之所以不得不為之辯也

呂刑非先王之法問贖刑所以寛鞭朴之刑則呂刑之贖刑如何曰呂刑蓋非先王之法也故程子策問云商之盤庚周之呂刑聖人載之於書其取之乎抑將垂戒後世乎文公語錄

秦誓何以入經秦穆公𢈔狄君爾以夫子定書何以秦

誓附之於帝王書之後百篇之書帝王大訓特序秦誓者蓋聖人念焚書之酷雖知不可免猶不敢廢人事焉若曰旌穆公之改過用人彼夷狄之君爾既死猶以三良殉葬豈其能改過而用人者乎

諸臣執贄 書記舜巡守之日脩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孔氏傳曰三帛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元附庸之君執黃二生卿執羔大夫執雁一死士執雉元纁黃之說於經則無所據矣況舜之東巡肆覲東后方與諸

侯協時月同度量脩禮五玉諸侯世子何得執纁以見乎孤之名起於周官為三宗之貳書春秋與孟子言諸侯之制並無孤之名獨周禮有之舜之時未可據此且世子必執纁孤必執元附庸必執黄所取何義若無義則謂世子執元孤執黄附庸執纁亦可也是故不可不辯

孔氏釋書類皆亡據有如舜之東廵肆覲東后雖曰脩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而未嘗有纁元黄之説與夫羔鴈雉之言此孔氏據周禮大宗伯之文因以意而

解之其失亦甚矣且禮諸侯所執者玉而已幣帛禽鳥皆非所執也盖彼據周官書有執之文孔氏之失正自周官書誤之也大宗伯以禽作六摯以等諸臣曰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據春秋魯莊公娶夫人使宗婦以幣見春秋書曰大夫宗婦覿用幣不聞其執幣也惟左氏曰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盖用玉帛連文其實執玉奠帛也若信周禮謂帛可執則皮亦可執乎嗚呼執帛猶可也曰羔

鴈雉之物其可執乎方卿大夫之見天子鞠躬屏氣傴僂不假而乃手執羔執鴈執雉果爲禮容乎至尊之前羔鴈生禮執持惟恐或失不知何如拜趨俯伏乎至於執死雉以見君豈其宜哉且必取此三物何義鄭氏曰卿執羔者取其羣而不失其類或曰羔羣而不黨凡鳥獸各以其類聚何特羔不失其類乎又安知羔之不黨乎陋說之甚也大夫執鴈者取其俟時而行如大夫之隨君也凡人臣皆當隨君而大夫獨取此義何耶士執

雉者謂士當如雉耿介為君致死也凡為人臣者皆當為君致死何特士也哉若如所說則卿之所執亦可以為大夫之所執大夫之所執亦可以為士之所執皆不通之説蓋作周官書者但見舜典上有五玉之文以玉為可執則下之三帛二生一死之物皆可執也諸侯既執玉矣則其餘所執者不得不强以孤卿士大夫當之是不思之甚不知舜典之旨不然舜之行守諸侯各執玉以見而三帛二生一死之物特以為贄見之禮爾古

者君臣相見必以見土地所生之物而爲之贄康王之誥曰皆布乘黄朱賔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方康王旣尸天子諸侯皆布四黄馬朱鬛以爲庭實謂之壤奠舜之諸侯以三帛二生一死贄者亦壤奠之謂也禽鳥之物性馴擾者則生致之性耿介者則死致之此皆使人致之于天子天子受其贄而還其玉故曰如五器卒乃復使孤卿大夫士常執之物天子不容受之不與五器俱復也觀此則可見執羔執帛等之説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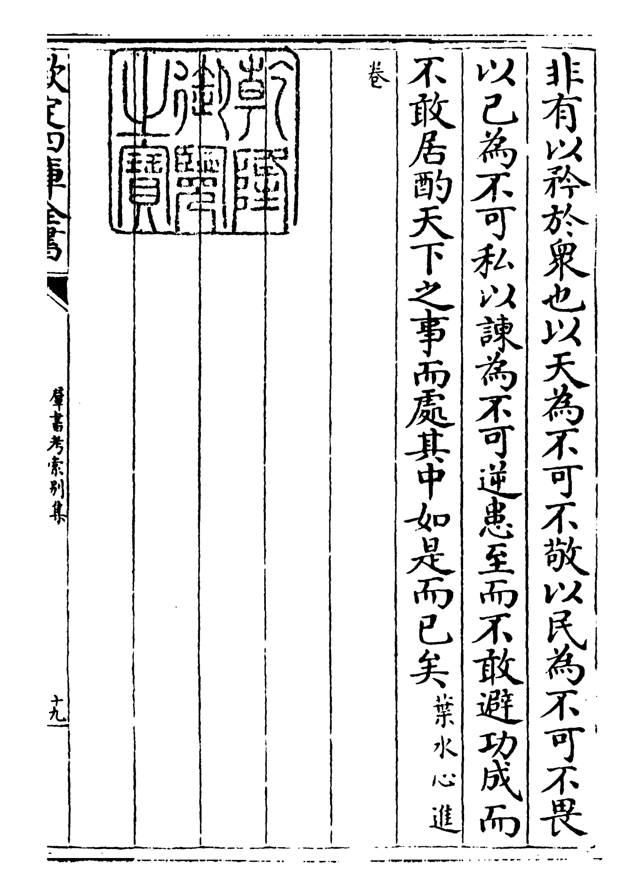
謬矣執帛執羔固不可而又謂庶人執鶩工商執雞愈可鄙也謂孤卿執贄何所見邪此又因舜典之文而增益之惑世之甚也矣

書至文侯而誥命絶風氣之推移治道之通塞必於其會而觀之此篇作於東遷之初由此而上則為成康為文武由此而下則為春秋為戰國乃消長升降之交會也故法語舊典尚有一二未泯而陵遲隳墮之意亦已見於辭命之間學者所當審擇而明辯焉

文侯之命見周終於東嗚呼周所以終於東者蓋於此
章見之平王東遷之初大讐未報王畧未服正君臣坐
薪嘗膽之時也奔亡之餘僅得茍守而君臣釋然遽自
以為足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兵已罷矣曰用
賚爾秬鬯彤弓盧矢功已報矣曰父往哉柔遠能邇惠
康小民無荒寧叙之以平世之政軍旅不復講矣曰簡
卹爾都用成爾顯德勉之以本邦之治王室無復事矣
嗚呼周之君臣如此周其終於東乎

書録秦魯見帝王之道未嘗終五帝三王之命至文侯之命竭矣受之以費誓者以法制之在列國猶可因也受之以秦誓者以理義之在人心猶可復也充魯國之心而因伯禽之法帝王之道何遠之有觀書之終而後知帝王之道初無所終也

書非甚髙而難行昔孔子序書録上古之帝王於其興事造業布政出令以經理天下之際始於受禪終於征伐已略盡矣今其存者其智謀非有出於人也其行事



非有以矜於衆也以天為不可不敬以民為不可不畏以己為不可私以諫為不可逆患至而不敢避功成而不敢居酌天下之事而處其中如是而已矣葉水心進卷

羣書考索別集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羣書考索别集卷六七

詳校官中書臣賓汝巽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龍翔

羣書考索别集卷六

宋　章如愚　撰

經籍門

詩

風雅頌之義風雅頌者聲樂部分之名也風則十五國風雅則大小雅頌則三頌也賦比興則所以製作風雅頌之體也賦者直陳其事如葛覃卷耳之類是也比者以彼狀此如螽斯緑衣之類是也興者託物興詞如關

雎兎罝之類是也蓋衆作雖多而其聲音之節製作之體不外乎此 詩傳

風雅正變之分先儒舊說二南二十五篇為正風鹿鳴至菁莪二十二篇為正小雅文王至卷阿十八篇為正大雅皆文武成王時詩周公所定樂歌之詞也至幽十三國為變風六月至何草不黃五十八篇為變小雅民勞至召旻十三篇為變大雅皆康昭以後所作 同前

風者民俗之歌謠國者諸侯所封之域而風者民俗歌

謡之詩也謂之風者以其被上之化以有言而其言又足以感人如物因風之動以有聲而其聲又足以動物也是以諸侯采之以貢於天子天子受之而列於樂官於以考其俗尚之美惡而知其政治之得失焉同前

勸懲得情性之正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盖詩之言美惡不同或勸或懲皆有以使人得其情性之正然其明白簡切通於上下未有若此言者故特稱之以為可當三百篇之義以其要為不過乎此也學

者誠能深味其言而審於念慮之間必使無所思而不出於正則日用云為莫非天理之流行矣同前

感善心懲逸志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發求其直指全體則未有若此之明且盡者故夫子言詩三百篇而惟此一言可以盡蓋其義而示人之意亦深切矣語注

優游含蓄之意詩雖或主於譎諫然其譏是人也亦必

優游含蓄微示所以譏之之意然後其人有以覺悟而懲創焉若但探其隱慝而播揚之既無陳善閉邪之方又無懇切諷諭之誠則正恐未能有益於其人而吾之言固已墮於媟嫚刻薄之流而先得罪於名教矣夫子亦何取乎爾哉語或問

美刺風諭之旨詩本於人之情性有美刺風諭之旨其言近而易曉而從容詠嘆之間所以漸漬感動於人者又為易入故學之所得必先於此而有以發起其仁義

之良心也同前

二南詩之正風周南之詩言文王后妃閨門之化名南之詩言諸侯之國夫人大夫妻被文王后妃之化而成德之事蓋文王治岐而化行於江漢之域自北而南故其樂章以南名之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教天下後世誠意正心脩身齊家之道蓋詩之正風也同前

詩之作者非一人詩有是當時朝廷作者雅頌是也若國風乃採詩者採之民間以見四方民情之美惡二南

亦是採民言而被樂章爾 文公語録

詩者古之樂詩古之樂也亦如今之歌曲音名不同衛有衛音鄘有鄘音邶有邶音故詩有鄘音者係之鄘邶音者係之邶若大雅小雅則亦如今之商調宫調作歌曲者亦按其腔調而作爾大雅小雅亦古之作樂之體格按大雅體格作大雅按小雅體格作小雅非是做成詩後旋相度其辭自爲大雅小雅也大率國風是民庶所作雅是朝廷之詩頌是宗廟之詩 同前

雅有小大正變之分問二雅所以分答曰小雅是所係者小大雅是所係者大呦呦鹿鳴其義小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其義大問變雅曰亦只是變用他腔調爾同前

風雅隨時而升如周南召南當初在豐鎬之時其詩為二南後來在洛邑之時其詩為黍離只是自二南進而為二雅自二雅退而為王風二南之於二雅如登山到得黍離時節便是下坡了同前

六義之說有三問豳風本風而周禮籥章氏祈年於田

祖則吹豳雅蜡祭息老物則吹豳頌不知就豳詩觀之孰為雅孰為頌曰先儒因此說而謂風中自有雅自有頌雖程子亦謂然似都壞了詩之六義然有三說焉一說謂豳之詩吹之其調可以為風可以為雅可以為頌一說謂楚茨大田甫田是豳之雅噫嘻載芟豐年諸篇是豳之頌謂其言田之事如七月也如王介甫則謂豳之詩自有雅頌今皆亡矣數說皆通恐其或然未敢必也同前

六義之體不同所謂風雅頌乃是樂章之腔調也如言仲吕調大吕調越調之類是也至比興賦又别如直指其名直叙其事者賦也如本要言其事而虚用兩句鈎起因而接續者興也引物為況者比也立此六義非特使人知其聲音之所當又欲使歌者知作詩之法度也

同前

比興之義不同詩之比興比是以一物比一物而所指之事常在言外興是借彼一物以引起此事而其事常

在下句但比意雖切而却淺興意雖闊而味長同前

詩之為興不一如興體不一或借眼前事說起或別將一物說起大抵只是將三四句引起如唐詩尚有此等詩體如青青河畔草青青水中蒲皆是別借此說興起其辭非必有感有見於此物也有將物之無興起自家之所有將物之有興起自家之所無前輩都理會這个不分明如何說得詩本指同前

假物興辭之意詩人假物興辭大率將上句引下句如

行葦勿踐履戚戚兄弟莫遠具邇行葦是比弟兄勿字乃興莫字此詩自是飲酒會賓之意序者却牽合作周家忠厚之詩遂以行葦為仁及草木如云酌以大斗以祈黄耇亦是歡合之時祝壽之意序者遂以為養老乞言豈知祈字本只是祝頌其高壽無乞言意也同前

笙詩有譜而無辭由庚白華等乃是笙詩有其譜而無其辭者也同前

無邪者詩之全體或問思無邪如何是直指全體曰詩

三百篇皆無邪思然但逐段無邪耳惟此一言舉全體言之因曰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居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此亦無邪思也出其東門有女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巾聊樂我員此亦無邪思也為子而賦凱風亦無邪思也為臣而賦北門亦無邪思也但不曾說破耳惟思無邪一句便分明說破或曰如淫奔之詩如何曰淫奔之詩固邪矣然反之則非邪也故其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

逸志同前

美刺可以為勸戒問思無邪曰非言作詩之人思無邪也蓋謂三百篇之詩所美者皆可以為法而所刺者皆可以為戒讀之者思無邪耳同前

美刺不足以盡詩古人作詩與今人作詩一般其間亦自有感物道情吟詠情性幾時盡是譏刺他人只緣序者立例篇篇要說美刺說將詩人意思盡盡是鑿壞了且如今人見人纔做事便作一詩歌美之或譏刺之是甚

道理如此一似里巷無知之人胡亂稱頌諛説把持放鵰何以見先王之澤何以為情性之正同前

詩中頭緒多詩中頭項多一是音韻一是訓詁各件一是文體若逐一根究然後討得些道理則殊不濟事須是通悟者看方得同前

詩至夫子而復舊當時史官收詩時已各有編次但經孔子時已經散失故孔子重新整理一番未見得删與不删如云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云各

得其所則是還其舊位同前

聖人只是刋定人言夫子刪詩看来只是採得許多詩夫子不曾刪去往往只是刋定而已聖人當来看定好詩便要興歎詠發人之善心不好詩便要起人羞惡之心皆要人思無邪蓋思無邪是魯頌中一語聖人却言三百篇惟魯頌中一言足以盡之同前

詩序失詩人之本吉今人不以詩說詩却以序說詩是以委曲牽合必欲如序者之意寧失詩人之本意不恤

也此是序者大害處同前

讀詩當味其意讀詩者須當諷味看詩人之意在甚處如栢舟緑衣不得於其夫宜其怨之深矣而其言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又曰靜言思之不能奮飛其詞氣忠厚惻怛怨而不過如此所謂止乎禮義而中喜怒哀樂之節者所以雖為變風而繼二南之後者以此臣之不得於其君子之不得於其父弟之不得於其兄朋友之不相信處之皆當以為此法如屈原不忍其憤懷沙赴

水此賢者之過也賈誼云歴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則又失之逺矣讀詩須如此看所謂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是詩中一大義不可不理會得也同前

讀詩全在涵泳讀詩之法只是熟讀涵泳自然和氣從胷中流出其妙處不可得而言不待安排措置務自立說只恁平讀意思自足同前

讀正文自見其意聖人言詩之教只要得人思無邪其

他篇篇是這意思惟是此一句包說得盡只將詩正文讀自見其意今人都緣這序少間只要說得序通却將詩意来合序說却不要說教詩通同前

看詩自有次序看詩義理外更好看他文章且如谷風他只是如此說出来然而敘得事曲折先後皆有次序而今人費盡氣力做尚做得不好同前

樂為詩而作盖以虞書考之則詩之作本為言志而已方其詩也未有歌也及其歌也未有樂也以聲依永以

律和聲則樂乃為詩而作非詩為樂而作也三代之時禮樂用於朝廷而下達於閭巷學者諷誦其言以求其志詠其聲執其器舞蹈其節以涵養其心則聲樂之所助於詩者為多同前

志者詩之本詩出乎志者也樂出乎詩者也然則志者詩之本而樂者其末也末雖亡不害本之存患學者不能平心和氣從容諷詠以求之情性之中耳有得乎此然後可得而言顧所得之淺深如何耳語録

聖賢以志求詩聖賢之言詩主於聲者少而發其義者多仲尼所謂思無邪孟子所謂以意逆志者誠以詩之所以作本乎其志之所存然後詩可得而言也得其志而不得其聲者有矣未有不得其志而能通其聲者也

同前

樂聲不足以盡詩程夫子謂二南猶易之乾坤而龜山楊氏以為一體而相成其說當矣試考之如何名南夫人思是當時諸侯夫人被文王太姒之化者二南之應

似亦不可專以為樂聲之應為言蓋必有理存乎其間

同前

詩具天人之理凡詩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謡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南召南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發於言者樂而不過於淫哀而不及於傷是以二篇獨為風詩之正經自邶而下則其國之治亂不同人之賢否亦異其所感而發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齊而所謂先王

之風者於此焉變矣若夫雅頌之篇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樂歌之詞其語和而莊其義寛而密其作者往往聖人之徒固所以為萬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於雅之變者亦皆一時賢人君子閔時病俗之所為而聖人取之其忠厚惻怛之心陳善閑邪之意尤非後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此詩之為經所以人事浹於下天道備於上而無一理之不具也詩集傳序

風者民之歌謡凡言風者皆民間歌謡採詩者得之而

聖人因以為樂以見風化流行淪肌浹髓而發於聲氣者如此其謂之風正以其自然而然如風之動物而成聲耳如關雎之詩正是當時之人被文王太姒德化之深心膽肺腸一時換了自然不覺形於歌詠故當作樂之時列為篇首以見一時之盛為萬世之法尤是感人妙處 文公答潘叔恭

雅鄭二者之别雅鄭二字雅恐便是大小雅鄭恐便是鄭風不應概以風為雅又於鄭風之外别求鄭聲也聖

人刪録取其善者以為法存其惡者以為戒無非教者豈必滅其籍哉 文公答呂伯恭

刪後無詩之喻伯樂之所不顧則謂之無馬可矣夫子之所不取則謂之無詩可矣 文公答范伯宗

齊魯毛鄭之詩詩自齊魯韓氏之説不得傳而天下之學者盡宗毛氏毛氏之學傳者亦多而王述之類今皆不存則推衍説者又獨鄭氏之箋而已 呂氏家塾讀詩記後序

説詩多以意會今人説詩空有無限道理而無一點意

味只為不曉此意耳

詩說者不一燕燕之詩毛氏以為衛莊姜傷已韓詩則以為衛定姜歸其婦送之而作鄭康成注禮記又以為衛獻公不禮於鄭姒鄭姒作此詩謂當思先君獻公以待寡人　栢舟之詩毛氏則以為仁人不遇韓氏則以為衛宣姜自誓所作自孔子既沒之後世之學者各以其所聞而傳之故其說所以不一也

詩之序自相反江有汜之詩既以為美媵也勤而不怨

嫡能悔過也而其下文云文王之時江沱之間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嫡亦自悔也載馳之詩旣以爲許穆夫人所作也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又言衛懿公爲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野處漕邑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如魚麗之詩序以爲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内以釆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旣以爲文武之詩棠棣之詩又曰宴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

棠棣焉此又成王之詩也非一人所作甚明矣

論詩次序先後夫去而遣之還則勞之先遣後勞則皇皇者華當在四牡之前孔氏曰使臣往返非一四牡所勞不必是皇皇者華所遣之使孔氏以伐柯九罭破斧東山然後終以狼跋今皆顛倒不次以為簡札誤編或者次詩不以作詩之先後孔氏之説亦一見也云云載馳衛懿公之詩乃在文公之後皇華遣使之詩乃在四牡之後豳風破斧乃在東山之前雖顛倒如此然四牡

之詩但言人君之勞使不可不知勤勞皇華但言使臣之出不可不詢疾苦詩之本意如此不必泥先後之序也

風雅頌之用不同其實則一詩之別有三風者風也本其風俗之美惡人情之去就為之詩因鄉飲射而歌之以風其上故曰風雅者正也言朝廷政事得失教化隆衰為之詩因朝廷政事享而歌之卒歸於正故曰雅頌者容也發潛德之幽光揚先人之功烈為之詩因郊廟

祭祀而歌之盡其形容故曰頌三者其用雖異其所以使之手舞足蹈而不知樂而不淫勤而不怨安於禮而不敢亂者則一也

風雅頌之別詩大序雖出於後人傳益而其妙處實有孔子源流蓋夫子嘗爲子夏子貢之徒言之後人得其緒餘合爲一篇之序也如詩有六義曰風賦比興雅頌非孔門不能道蓋風雅頌詩之體也賦比興詩之用也

以賦比興加之風雅頌之中所以風多比興雅頌多賦

也予嘗為之說曰鄉黨之詩曰風故二南諸國之詩皆鄉黨人為之歌於鄉射鄉飲蜡祭或因諸侯之貢或因王人之来達於太史而比其聲音於太師氏後世因為常樂今儀禮所歌二南諸詩是也朝廷之詩曰雅蓋王朝卿士或太史氏為之於大賔客大朝會或燕享時歌之太師氏類以為樂章今儀禮所歌鹿鳴文王白華南陔諸詩是也郊廟之詩曰頌亦公卿大夫與太史氏為之周公諸人作周頌正考父之於商頌史克之於魯頌

於郊祀明堂常祭宗廟時歌之而各有所主如清廟主文王執競主武王思文后稷不得而易非如雅詩可以通用也後世學詩不知風雅頌之聲與其所用者不同而妄為之故郊廟之詩間有作者而風雅詩寂不聞以古諸侯之邦人皆能詩國皆有史遂得轉而上於國久矣何彼穠矣是也第不當在召南坰而下四篇非魯人為之蓋請於朝天子命史克作之以追美僖公因歌於廟而列之頌此又詩之變者孔子曰樂正雅頌各得其

所蓋因其自然初非以是為褒貶也而序詩者以言一國之事謂之風言天下之事謂之雅有一定不可易而雅之小大由於政則有大事載之小雅小事載之大雅者故凡大序之論詩有出於後人混淆之辭不敢盡言引詩句以證風雅頌自其四始而言之則必有一國之政事者謂之風自其詩之體而論之則三百篇之中有所諷諭之言者皆謂之風也如文王曰咨咨汝殷商之類是也自其四始而言之則必其正言天下之事也然

後謂之雅自其詩之體而論之則三百篇之中有所謂正言其事者皆可謂之雅也如憂心悄悄慍于羣小覯閔既多受侮不少之類是也自其四始而言之則必其形容天子之盛德然後謂之頌自其詩之體而論之則三百篇之中有所稱頌聖人之盛德者皆可謂之頌也如吁嗟麟兮吁嗟乎騶虞之類是也風也雅也頌也皆分在於三百篇之中故學詩者不當泥四始之故必求之六義可也

詩之譏刺以微諷棠棣之詩所以閔管蔡也所陳者文王之事而已未嘗直閔其失焉大田之詩所以刺幽王也所稱者乃成王之美而已未嘗直刺其惡焉雄雉之刺亂則曰百爾君子而已隰有萇楚之疾恣則曰樂子之無知而已

聖人不刪淫亂之風所以示戒淫亂之風非美事也而孔子刪詩不去而存之者所以示鑒戒於天下也亦如春秋三百餘年篡弒之事亂臣賊子一一書之亦所以

示戒也而唐太子弘授左傳至於楚世子商臣殺其君頵而更授他書是不知聖人垂訓之意也近世有建言經筵不進國風是亦不知聖人垂訓之意也

詩於一篇之中或有二義氓之詩曰刺滛佚又曰美反正是刺之中有美也庭燎之詩曰美宣王又曰因以箴之是美之中有箴也終南美襄公又曰因以勸戒之常武美宣王又曰因以為戒是美之中又有戒也　詩有美刺怨惡閔傷規誨而一篇之中或有二義汝墳閔而

有勉殷其雷勉而有勸氓刺而有美抑刺而有警揚之水怨而有思庭燎美而有箴

大功之君雖小失不足譏刺宣王之詩凡二十篇其所稱美者衆矣然庭燎曰箴沔水有規鶴鳴曰誨祈父白駒黄鳥我行其野四篇皆曰刺者蓋大有功者不能無小失也孔子删詩並録其功過俾後世知大功之君雖小過不免譏刺也

聖人叙詩正名而已平王天子也其政不足化天下則

其詩列於風僖公諸侯也其功亦可以告於神明則其詩列於頌聖人之敘詩無加損焉正名而已矣

逸詩司馬遷云古者逸詩三千餘篇孔子刪之存者三百孔穎達則以為傳記所舉逸詩絶少史記所言蓋司馬遷之謬歐陽又以為圖觀之宜不啻三千也

樂官以詩諫工以納言時而颺之古之樂官掌誦詩以納諫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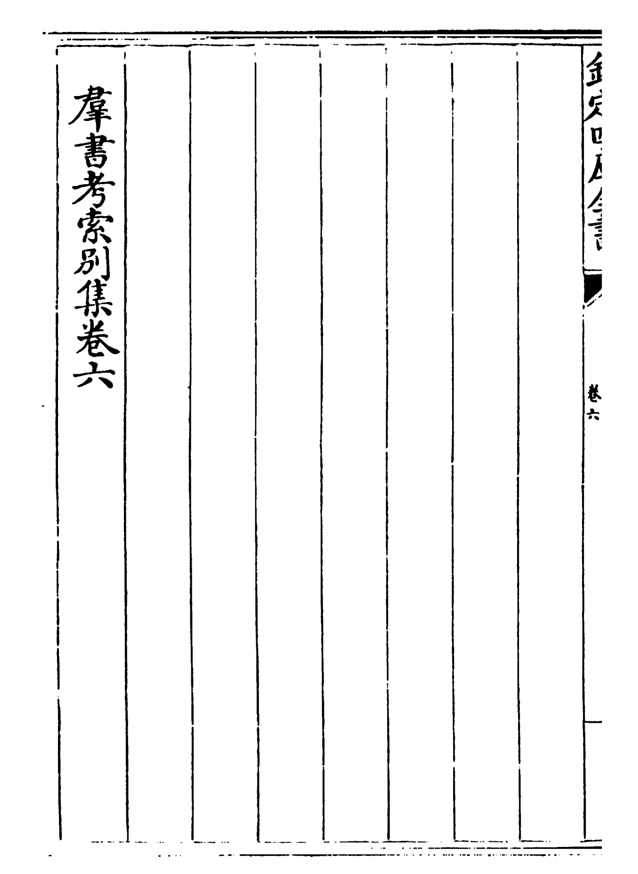
詩之有刺出於不得已讀詩至於庭燎未嘗不嘆古之

君子愛其君之至也知其將失也則就其美而箴之箴之不可則沔水以規之規之不可則鶴鳴而誨之誨之不可然後祈父諸詩以刺之然則刺其君豈詩人之心哉盖不得已也夫有宣王之功而不至於文武此詩人之所惜也

詩人思古以見今昔者詩人之傷幽厲也不敢言幽厲之失而詠歌文武成康之隆三嘆而不已者盖思古以見今之失也

鄭氏訓詩之失鄭氏之學長於禮而深於經制至於訓詩乃以經制言之夫詩性情也禮制迹也彼以禮訓詩是按迹以求性情也此其所以繁塞而多失者歟綠衣之詩鄭以為褖不諫亦入鄭以為入於宗廟狼跋狀周公安閑自得於讒疑之中故有公孫碩膚赤舄几几之句而鄭謂之公遜庭燎見宣王有怠政之漸而鄭以為設雞人之官諸類此者不可悉舉豈可謂之知詩邪 淇

水文



羣書考索别集卷六

羣書考索別集卷七　　　宋　章如愚　撰

經籍門

詩

詩不始於周先儒謂詩三百篇其始終皆在於周嘗試論之自有天地有萬物而詩之理已寓雷之動風之偃萬物之鼓舞皆有詩之理而未著也嬰孩之嬉笑童子之謳吟皆有詩之情而未動也桴以蕢鼓以土籥以葦

皆有詩之用而未文也康衢順則之謠元首股肱之歌皆詩也故虞詩曰詩言志歌永言當是時詩之義已終矣至於太康逸豫而五子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傷今而思古變風變雅之體已備矣商頌十有二篇而詩之為詩者已極其至然則烏在其始於周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前輩謂天下未嘗一日不趨於文至周而後大備此說盡之 黄山谷文

觀詩之法度先平易其心張横渠云詩之情性溫厚平

易今顧以崎嶇求之以艱難索之則其心先狹隘矣惟平易其心則意思廣大此知味之學觀詩之法也同上

詩不過發乎情性六義者學詩之筌蹄而非其至也故夫知感而遂通之理於寂然不動之先知喜怒哀樂之理於渾然未發之際則三百篇之詩一詩也噫明乎太極則六文一文耳明乎皇極則九疇一疇耳明乎情性則六義一義耳同前

詩出於小人嘗觀於詩天子諸侯朝廷之嚴而后妃夫

人之秘匹夫匹婦皆得肆言之聖人為詩而肆匹夫匹婦之言宜若積其輕君之心至於幽厲之小雅邙鄘衛陳鄭之風直諫而不訐顯譏而不戾相與携持去之而卒不忍然後知聖人使之言而民猶不敢盡言而況敢叛是故湯武之興其民急而不敢先周之衰其民哀而不敢離蓋其湮鬱之氣舒而亡聊之氣不蓄也嗚呼詩不作天下之怨極矣卒不能勝共起而亡秦秦亡而後快於是始有匹夫匹婦之存亡天子之權嗚呼春秋之

亡以禮廢秦之亡以詩廢同前

三千古詩司馬遷謂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删之存者三百未知遷說何所據乎司馬謂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删之存者三百鄭學之徒皆以遷說為繆古詩雖多不容十分去九以予考之遷說然也何以知之今書傳所載逸詩何可數焉以圖推之有更十君而取其一篇者又有二十餘君而取其一篇由是言之何啻乎三千詩哉六一文

詩序乖亂　古詩無序詩序自卜商始或者又以為聖人之自序且序者所以總括詩人之旨意而冠於詩首者也使學者觀之則可以明詩然不知文王一人爾在周南則以為王者在召南則以為諸侯何也太姒一人爾在召南則以為夫人何也其他乖戾未易枚數請因其類而復詳言之詩序之壞詩無異三傳之壞春秋然三傳之壞春秋而春秋存詩序之壞詩而詩亡三傳好為巧說以壞春秋非不酷也然其三家之學自相彈射後

儒又有啖趙之徒能以辨其非故世人頗知三傳之非春秋也是以春秋猶存若乃詩序之作既無學三家者以攻之又無後儒以言之俗學相傳以為出於子夏妄者又直以為聖人知求其義又只就序中求之況後之學又不得違詩序人之辭學者自兒童時讀詩即先讀序已入肌骨矣及其失旨嗚呼詩安得不亡乎春秋之教或不待聖人復生可以行於後詩人之旨雖吾夫子復出不可與世人班也然則詩序之為害比之三傳其

酷不愈甚乎且如二南之詩謂之周南召南此蓋古人採詩於周之南得之則為周南採詩於名之南得之則為名南周召皆周地也地志扶風雍縣東北有周城東南有名城古以周名二公分土而治主東西方諸侯於地得其詩故以為名二南之義盖出於此彼序詩者乃以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係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故係之名公謬妄之甚也既以二南係之二公則遂以其詩皆為文王之詩見關雎葛覃婦人之詩

則遂以他詩亦皆出之婦人文王一人在周南則以為
王者在召南則以為諸侯太姒一人在周南則以為后
妃在召南則以為夫人豈夫子正名之意乎以二南之
詩所言后妃夫人多無義理其間大可怪者如小星之
詩云夙夜在公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夫肅肅宵征者遠
行不息也夙夜在公者勤勞王事也詩之此語多矣抱
衾裯而夜行者皆不憚勞役之意豈非命之不均乎故
曰實命不猶此無疑其為使臣勤勞之詩也今其序乃

曰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於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不知進御於君何用肅肅宵征夙夜在公為哉又何用抱衾與裯而往乎注云諸妾夜行抱被與牀帳進御之次序䟽云䟽君所有裯亦當抱衾裯而往學經不知理乃至於此豈不貽有識者之笑汝墳曰既見君子不我遐棄殷其靁曰振振君子歸哉歸哉皆其室家思見君子之辭而勉之以正勸之以義吾未見其可也既曰名南之國被文王之化兎罝之武夫皆好

德而材可用焉材可用又安得强暴之男侵陵貞女而致行露之訟又安得有女懷春之吉士誘之如野有死麕之辭謂文王太姒之化只及婦人不及男子已非也况婦人果皆貞潔則亦如漢上之女不可犯安有無感我帨無使尨吠之語序於此為說不行乃云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委曲諱護亦已勞矣予謂不然二南之詩雖大概美詩而亦有刺詩不惟西周之詩而漢廣之游女不可求國風無以異也何以辨之據何彼

穠矣一詩可知矣其曰平王之孫齊侯之子考春秋莊公元年書曰王姬歸于齊此乃桓王女平王孫下嫁於齊襄公非平王孫齊侯子而何説者必欲以為西周之詩於時未有平王齊侯乃以平王為平正之王齊侯為齊一之侯與書寧王同義此妄也據詩人明指其人之子孫則必直言之如稱衛莊姜云東宫之妹邢侯之姨頌魯僖公云周公之孫莊公之子又可疑乎且其詩刺詩也以王姬徒以容色之盛而無肅雝之德何以使人

化之故曰何彼襛矣棠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詩人若曰言其容色固如棠棣矣然汝王姬之車何不肅雝乎是譏之也今其序反曰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變白為黑於理安乎觀此一篇之義則二南之詩與夫三百五篇壞於詩序暗昧磨滅禮義殆盡矣夫子曰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墻面而立也歟今人為二南而反面墻可不哀哉或曰何彼襛矣之詩若是東周之詩何不列之於王黍離而列之於此乎曰為詩之時則

東周也採詩之地則名南也於名南所得之詩而列於東周此不可也或又曰子辯詩序之非是矣借無詩序後世知詩為何義且其序行之數百年彼豈無據而云曰聖人刪詩不為之序非不能為之也正使學者深惟其義而後可以自得詩人之意不若易春秋之微妙學者能深思之不待序而自明亦如春秋不待傳亦自得也不幸漢儒之陋一冠之以序詩始無傳焉且彼又烏有據哉不過多摭左氏之説爾左氏亦自誣妄不足信

以妄傳妄反可信乎其他無可據者又只於詩中求之如見小星之實命不同則云知其命有貴賤見何彼穠矣云曷不肅雝則云以成肅雝之徳淺陋之見止如此他何所見乎嗚呼齊女文姜嫁于魯鳥獸之行終以弑夫滅國春秋屢書為戒萬世彼則刺鄭忽云齊女賢而不取齊桓公之覇正譏其無救衛之功惟書城楚邱以譏之彼則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國人思厚報之若此之類背理亂敎為甚世人乃酷信之詩烏得而不亡

乎然此無他學者不深於春秋故詩義無自而見詩序無由知其謬也

詩序非止於一人以詩序為卜子夏所作者自沈重之言始以詩序為衛敬仲所作者自范曄之言始愚嘗以詩序考之文辭殽亂知其非出於一人之手也何者史記作於司馬氏而日者等傳褚先生實補之漢史作於班固而古今人表曹大家實續之然則詩序之作謂專出於一人可乎姑試論之詩有六義一曰風至六曰頌

則見於周官太師之所掌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至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則見於戴經之樂記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焉則見於書之金縢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見於戴記之緇衣文公不能使髙克將兵而禦狄于境則見於春秋之左氏傳正考甫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以那為首則見於左氏之國語措辭引援往往雜出於傳記之文而謂一人為之可乎若以沈重之言為子夏

所作未必非敬仲若以范曄之言為敬仲所作則未必非子夏然則詩序果作之誰乎昔昌黎議詩有曰子夏不序詩愚然後知詩序非子夏所作實出於漢之諸儒也

國風雅頌詩有國風雅頌皆聖人所以辨尊卑盛衰之義其間不容顛倒錯亂也然王黍離一篇不當降之國風夫不當降而降之者是卑王室而尊諸侯也為此詩者果知道乎請試言之或謂春秋謂鄭祭仲出忽立突

春秋字之者以其賢而知權也又論詩謂黍離平王之詩聖人列於國風者以周衰降之也私心頗不喜而深疑之以至祭仲廢正立惡萬世之罪人春秋正當深誅之以懲後何得反謂之知權平王之世周道雖衰猶為天下之宗主聖人何得降之於國風耶又知學經而究其旨然後知二者皆非聖人之意漢儒謬妄之說聾瞽後學故也春秋因舊史何嘗以名字論褒貶彼公羊專求一字之義見經字祭仲則不得不謂賢而知權豈有

逢君之大惡聖人謂之知權乎夫子删詩風雅頌各得其所何嘗以風必為諸侯之詩彼序詩者妄以風雅辨尊卑見王黍離在國風則不得不謂降王室而尊諸侯烏有王室之尊聖人輒降之乎嗚呼自詩序之作詩雖存而亡已久矣王室尚可降為諸侯則天下豈復有理小人豈復有教乎謂詩之傳於世吾不信也曾不知聖人删詩謂之風謂之雅謂之頌者此直古人作詩之體耳何嘗有天子諸侯之辨耶今人作詩者有律有古有

歌有引體製不同而名亦異古詩亦然謂之風者出於淺近之語大概小夫賤隷婦人女子之言淺近易見也謂之雅則非其淺近易見其辭則典麗醇雅故也謂之頌者則直賛美其上之功德耳三者體裁不同是以其名異也今觀風之詩大率三章四章一章之中大率四句其辭俱重複相類既曰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既曰葛之覃兮施于中谷惟葉萋萋又曰葛之覃兮施于中谷惟葉莫莫樛木三章四十有八字

惟八字不同螽斯三章三十有九字惟十二字不同芣苢三章四十有八字亦惟八字不同甚者殷其靁三章七十有二字惟六字不同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北門三章俱言之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桑中三章皆言之凡風之體皆語重複淺近易見如此若夫雅則不然其言典則非複小夫賤隸婦人女子能道之盖士君子為之也然雅有小大小雅之雅固已典正非復風之體然其語間有重複雅則雅矣猶

其小者爾曰小雅者猶言其詩典正未至於渾厚大醇也至於大雅則渾厚大醇矣其篇十有六章章十有二句者比之小雅愈以典則非深于道者不能言也凡與大小雅皆道人君政事之得失有美有刺曰頌則無有諷刺惟以鋪張勲德爾學者試以風之詩與雅之詩詳觀之然後知聖人辨雅之意以小雅之詩與大雅之詩詳觀之然後知聖人辨大小之意夫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當聖人未反魯之時雖古詩

之多風雅頌皆渾淆無别逮聖人而後各得其所學者可無思乎彼序詩書者妄人爾不知此理乃以言一國之事謂之風言天下之事謂之雅政有小大故有小雅大雅頌則以其成功告神明其言皆慼既以風為諸侯又以周南為王者之風后妃之德何耶借謂文王在當時猶為諸侯故得謂之風而豳詩乃成王之詩周公之事亦列於風豈時亦未為王乎故謂黍離降則豳詩亦降矣觀此言風之謬可知既以小雅蓼蕭為澤及四海

以湛露為燕諸侯六月采芑為南征北伐王者之政孰大於此又以小雅為政之小何耶吾不知常武之征伐何以大於六月卷阿之求賢何以加於鹿鳴觀此言二雅之謬可知頌者謂其稱君之功德則是矣何必告神明乎豈不告神明即不得為頌也既以敬之為戒成王小毖為求助與夫振鷺臣工閔予小子皆非告神明而作也觀此言頌之旨又不通矣今田夫里婦皆能言鄉土之歌此即古風之遺體也唐人作平淮夷雅漢人作

聖主得賢人頌之類此即古之雅頌遺體也何用他說乎或曰如子所說則七月鴟鴞之詩既出於周公周公之言安得不為雅而徒為風乎曰詩各有體七月鴟鴞之詩其言則文其體則風雖非婦人小夫之言而婦人小夫之體也此無足疑嗚呼審夫此理則周平王之詩為國風不害為天子之尊魯僖公詩列之於頌不失為諸侯之卑尊卑之辨不在於此故也學者不察此徒信序詩之說反謂聖人降王室而尊諸侯豈不卑哉

風雅正變

風一也而云有正有變雅一也而亦云有正有變是果詩有異體而聖人亦嘗為此言乎不然則漢儒序詩之失殆不可以不辨

漢儒序詩不特言二南與風雅頌之失又有謬者風一也而云有正有變雅一也亦云有正有變二南之詩則為正風十三國風則為變風文王成王之詩則為正雅幽厲則為變雅有是理乎有是理聖人必言之矣蓋彼不知風雅乃古詩之體或美或刺辭有美惡體則一而已以二南皆文王之詩故

不得不以為正風謂二南之詩美詩多而其他國刺詩多則是矣謂風有正變則妄也既謂之變風是無復美詩也又以淇奥美衛武公緇衣美鄭武公小戎美秦襄公之類皆稱其功德何也且謂變風變雅之作由禮義廢政教失作者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若衛武公鄭武公之德豈亦禮義政教之廢失人倫廢刑政苛者乎讀淇奥緇衣之詩人愛之譽之如彼乃使與墻有茨南山行如禽獸者同謂之變風善惡果有辨乎既以政之

小為小雅政之大為大雅而雅又有變則是小雅政失之小者大雅政失之大者今其序以小雅刺詩為刺幽王大雅刺詩為刺厲王犬戎之禍西周以亡幽王之失猶為小乎惟其有正變之陋說是以其詩雖刺而必以為美如野有死麕何彼穠矣之類皆以為文王詩是也其詩雖美而必以為刺如楚茨信南山之類皆以為思古是也詩人若傷今思古必先言古之美以證今之失今觀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瞻彼洛矣桑扈等詩惟述

年穀豐盛祭祀受福人愛君子之辭無一言不美無一事譏時何傷今思古之有蓋其詩不幸繼鼓鐘之後以鼓鐘為刺幽王故此詩亦例為刺也彼其悖理亂經如此學經者僅守其說而不悟不若不學之為愈也程元嘗問文中子曰豳風何也曰變風也曰周公之際亦有變乎曰君臣相疑其能正乎成王終疑則風遂變矣鄭氏以自六月下至何草不黃五十有八詩皆為小雅之變自民勞以下至召旻十有三詩為大雅之變夫成王

賢主周公聖臣宣王中興之功震赫古今其詩反謂之變風變雅則其正者又誰當之鄭氏不足道以王通之才惑於詩序其言之謬亦如此詩義豈復存乎故予嘗曰黜左氏而後春秋明削漢儒之序而後詩義著達者或以為然

正風變風明天子在上天下統而為一當是時也歌詠功德皆歸於王者諸侯不得有正風及其禮廢教失政異俗殊民各歌其君之善惡則變風興焉然周名為正

何也曰在商則為變在周則為正也
先王之澤尚存於變風君子之於詩非徒誦其言又將
以考其情性非特以考其情性又將以考先王之澤蓋
法度禮樂雖亡於此猶能并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故
其為言率皆樂而不淫憂而不困怨而不怒哀而不傷
如綠衣傷已之詩也其言不過曰我思古人俾無訧兮
擊鼓傷上之詩也其言不過曰土國城漕我獨南行至
軍旅數起大夫久役止曰自貽伊阻往役無期度大夫

思其危難以風焉但曰苟無饑渴而已若夫言天下之事美盛德之形容固不待言而可知也

列國之風有自來周之盛時王澤充塞其善者篤於善不善者以禮自將亦不至於惡其後周德既衰諸侯各因其舊俗而增之善者因善以入於惡而不善者日以滋甚故晉以堯之遺風爲儉不中禮陳以大姬之餘俗爲遊蕩無度此理勢然也

觀變風而知王澤自吟詠情性言之則變風之發乎情

乃民之性自達於事變懷其舊俗言之則變風止乎禮義乃先王之澤也觀衛女之思以禮共姜之誓以義蝃蝀無恥不在所齒墓門不義必在所惡則所謂止乎禮義者皆然矣先王盛時其流風美意能使後世婦人女子小子小夫賤隸皆能自致於禮義之中不敢以私廢公不敢以恩忘義則王澤所漸不既深乎且禮義見於人主之教化則天下不復有變風惟禮義廢於朝廷而著於詩人之吟詠此變風所以作也盖天下之公議當

在上而不當在下今周之所以為禮義者不存於周而存於詩人周之為周可知矣

周南無周公之詩名南有名公之詩周南無周公之詩而名南則有名公之詩何也盖周南天子之所都天子在上周公不得專有其美者也名公專主諸侯則南國之教得以稱名伯也在易二與四同功而異位二多譽遠也四多懼近也周公近名公遠此二南之詩所以異歟

陳古以諷今則曰風十二國風莫非風也而鄘之氓王之君子于役鄭之羔裘齊之盧令獨以風者蓋其辭言古之君子而其意所以諷今優游而不廹切尤得風之體者也

二南不可以異觀詩分二南蓋周召分陜而治當時采詩者得于襄漢之東者為周南得于襄漢之西者為召南小旻之及下無異於螽斯之不妬忌摽有梅之男女及時無異於桃夭之婚姻以時何彼穠矣王姬肅雝無

異於麟趾公子之信厚野有死麕之惡無禮無異於漢廣之無思犯禮故二南不可言遠近教化不可言淺深周名不可分聖賢也

論變風次第自邶鄘衛之有變風然後知諸侯擅相吞滅衛首并邶鄘之地而不稟命於天子也自王國之有變風然後知王政不行於諸侯而僅行於境内也自鄭國之有變風然後知畿内之封亦廢法失道而不能自保自齊國之有變風然後知君臣上下之分失而人倫

遂至於廢亂矣夫如是則天下無不亂之國無不變之俗雖魏以舜禹之都唐以帝堯之國而風化義禮亦消亡矣此魏唐之變風所以作也禮義消亡則夷狄交侵而天下相胥為夷矣此秦之變風所以作也禮義之俗亡夷狄之風行雖陳以有虞之後亦不能以自存而危亡至矣此陳之變風所由作也懼危亡而思周道則曹檜之風作亂極而治危極而安反之以周公之道斯可也於是乎繼之以豳焉此風之所為終而雅之所為始

也

正家而天下定二南為王道之基蓋正家而天下定故也　龜山

二南之化有淺深二南皆文王之詩而其所係不同者周南之詩其時美其道盛徹至於糾糾武夫兎罝之人遠至於江漢汝墳之域久至於衰世之公子皆有以成其德名南則不然此所以為諸侯之風而係之名公也夫事出於二人而風不同如此者蓋所入有淺深所施

有遠近故也

王國有風非孔子所貶或曰平王之國不雅而風貶之也天子不正名諸侯不勤王朝覲不同不脩包匭菁茅不入天子擁虛器於上號令不及於天下則亦與列國等耳故夫子降平王之詩為國風傷之也吁是豈吾夫子之心哉夫子作春秋序於諸侯之上所以尊周室而使天下知有王也而乃復於詩而降之乎蓋黍離之為國風自周太師采詩之時已然矣而非孔子名之也周

室未遷則其聲天下之正聲也平王遷而東之則其音乃東土之音耳而非天下之正音也故曰王國風豈以王不正而遽降之哉

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蟋蟀周儉之詩也而曰好樂無荒蓋有以禮自娛樂之意考槃述窮處之詩也而曰永矢弗諼蓋有畎畝不忘君之意君子于役風危嘆之詩也而曰苟無饑渴蓋有臨難無苟免之意泉水之衛女思歸而能以禮載馳之夫人思歸而能以義其發乎情

止乎禮義者於此可見矣故觀詩人喜怒哀樂之中節者尤當於變風觀之 黄山谷文

齊侯封衛 諸侯攘狄而封衛可謂仁矣齊侯之仁見於詩孔子宜列諸齊而反列諸衛何也 孔子之意而人莫之知也葢孔子不與齊侯之封也封衛齊侯也詩列以見諸侯之仁在衛而不在周也茍列諸齊則齊侯之行正矣 儒志

王風閔周 王風閔周之詩四而君子陽陽曰閔周何也

或謂王風之詩凡十篇而閔周之詩四方是時平王東遷豐鎬為墟文武之舊已掃地矣此黍離所以閔周也兵敗禍結此兎爰所以閔周也風俗衰薄家室不相保此中谷所以閔周也周家有是三者閔之宜矣君子陽陽之序曰君子遭亂相招為祿仕全身遠害蓋君子猶未至也何遽閔之哉答曰序此詩者其知道乎國家之患莫大於有君子而不能知小人在位而賢人在下也其小人不為盡心未害也至於君子不盡心以求苟免

熟視其禍而不肯救者國必亡此知微君子所以嗟嘆而傷之也彼黍離兎爰中谷之亂苟有君子其至是乎

伊川

七月公劉之詩　七月之詩周公作也公劉之詩召公作也七月陳王業公劉戒以民事其意等也周公作之戒成王召公作之亦戒成王七月之興當既王之後公劉之興亦當既王之後同時作之也然而七月則係為豳風公劉則入為雅何也先儒以為周公遭變故七月為

豳風召公無變故公劉為大雅其然乎其不然乎豳風者名之為豳實周公詩耳周公之詩何不名曰周公國風而曰豳乎周公畿内國也畿内諸侯止係於王不得列為風也何不編於魯魯者伯禽封耳周公不之魯也何不編之雅與公劉之詩倫公劉之詩言其政事七月之詩言其風俗既曰風矣不得編於雅矣周公作詩意在於豳而周公之詩無所可繫故因謂之豳也 王逢原

周公之詩曰豳風管蔡流言成王信之而疑周公於時

周公作七月之詩歷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使成王知積累之艱難如此而奉承之不易且以見已之所以當國而不辭之意凡以重王業之艱難故也後人因鴟鴞而下六篇附之蓋上不敢附天子之雅下不得列諸侯之風故係之以周公之事而備其本末云耳

豳詩正朔之辨太甲三篇伊尹所作也君子觀中篇三祀之文則知其為商人紀年之號月令一篇漢儒訂正之也君子觀篇首太簇之律則知其為漢人建寅之正

然則讀周公七月之詩而不知為周之正朔其惑滋甚矣蓋周正建子與夏商之時異豳人風俗又與中國之地不同姬公之為是詩實所以紀豳風而述周正也且周之七月令五月也在堯典則為星火之候故豳詩以流火驗之豈非為周之七月乎周之九月令七月也在月令則為飭衣之候在豳詩則以授衣證之豈非為周之九月乎至於于耜舉趾順其序烹葵剝棗適其時若以豳俗而驗之正如符契相合斷無毫髮差誤故陳寵

謂周以十一月為春其有見於此歟或者則曰豳者岐山之北雖為戎狄之地然以十一月為春則時之氣候差而寒暑紊吁胡不反而思之乎驪山阬谷古戎地也冬日種瓜温燠成實則十一月為春獨不可以是為證乎或者又曰豳詩固述周正矣康成之箋歷舉夏時參論之則周人未必不兼用夏正也吁又獨不反而思之乎周典一書鄭氏釋也釋太府則曰若漢司農釋司會則曰若漢尚書令以夏正而箋七月者又豈非漢行夏

正特引是以為證乎吁故必知此而後可以讀周公之七月矣

宣王褒賞 宣王能褒賞中伯錫命韓侯詩人美之不為無意

崧髙之詩止於建國親諸侯褒賞申伯韓奕之序止於能錫諸侯夫武王盛時大邦畏其力小邦懐其徳朝覲會同無敢失時征伐誅討莫不如志爵賞有度錫命有禮夫豈以為盛哉天子之事固若是也一不能是則亂而已而宣王所能乃止於褒賞錫命詩人美之如

是者蓋周至厲王而亂極矣王室衰微諸侯肆行王且不能有國況能建國乎諸侯背叛結怨連禍況能親諸侯乎賞罰不行於上則褒賞申伯為可美錫命不行於下則賜命韓侯為可嘉天下出於大亂之後而能振起之以行天子之事是亦可道也伊川

魯無風魯之無風何也先儒以為時王褒周公之沒比於先代故廵守不陳其詩而其篇特不列於太師之職是宋魯無風其或然歟或者謂孔子有所諱而削之然

考其當時為國大夫賦詩相屬及季子觀周樂于周皆無曰魯風者是説不通焉

致魯於頌諸侯無正風正風者非諸侯之詩也且魯受天子禮樂其僭已甚矣而何有盛德之形容然聖人所以特致於頌豈無意哉

或問曰諸侯無正風而魯有頌何也曰是惡夫僭者非頌也聖人不得已而名之是聖人之微意也其原伯禽受天子禮樂乎以諸侯而僭天子吾從而目之即其志也且四篇之體不免變風之例

耳是又何頌之有乎故其序曰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頌是亦未免乎强也是僖之政猶未全其德而春秋之貶尚不能逃其罪抑亦不知其頌從何而興耶夫頌之美者莫如文武而已聖人所以列為魯頌者得不示其强弱哉

商魯並頌魯本不足頌而聖人列之頌者所以譏其借也若商頌者非魯頌之比而聖人特與之並列者何哉

詩有魯頌商頌何也魯實借天子令觀魯頌之事豈是

為盛德而可告於神明故言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作是頌則以周室既微明魯之強而僣也其商頌亡特附之而已故曰得商頌十二篇以此知孔子不欲絶一代之事所得而附之非有所褒貶也

羣書考索別集卷七